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十九

郝敬解

子張第十九〇此篇記諸賢論道之語見聖人造就之功前篇道不行于世此篇道傳于門人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臨難也致命極盡其命也命者一定而不可易盡其所當盡而無遺憾曰致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所謂盡心竭力死而後已者也苟坐以待斃豈得爲致命乎四事獨致命不言思者命不可有心

達也。臨難過慮必至徼倖。見得臨財也。思義不苟得也。祭謂凡祭祀。喪謂凡送死。患不苟免。利不苟取。則節義見。敬以事神。哀以送死。則愛敬立。義莫重于利害。禮莫詳于喪祭。四者備。故曰可。可者。未盡之辭。士分內事不止此。此其大者

世儒因夫子謂師也辟。子游譏其未仁。遂目子張爲務外。觀此與下章。豈務外者之言。故知諸賢得于聖教者深也。此篇首子張。下篇終子張。及篇內凡與子張語特詳。豈非因材而篤與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謂有所得而守之也不弘者硜硜之意信道謂知道之美而學之也不篤者可以搖惑也初學生疎擇善須執及事理融通執而忘執其執乃弘如舜兩端用中乃為允執夫子無可無不可乃為不執雖顏淵卓爾執猶未化況于一班之見詎稱擅場初學適道須信乃從然必精誠不二如信水火之焚溺信毒藥之傷生自不至犯信菽粟充饑信布帛煖體自然衣食如手足信心志自奉承不違不如此者為浮慕雖信不篤也焉能為有無者恍惚疑似之間以為無而亦執亦信以為有而不弘不篤難為有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門人非不足于其師也問交于子張欲質所聞也子夏之言本局促如三益之友當與三損之友自不當與雖不當與但從容平易審己恕彼拒之云者驅逐禁禦使不得近也君子勿友不如己何遂乃爾無論險弘人之度亦非待小人之權君子愛衆親仁賢愚包荒雖非吾黨何必痛絕已甚夫子見陽貨

南子互鄉往公山佛肹皆是也我之大賢四語申明不可拒人非謂不可者必與也損友當遠豈子張不知必如朱註吹求雖聖言亦病矣此章之論子張爲優或云子夏所言小子之交也子張所言成人之交也然則成人不可拒人也小子獨可拒人乎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道之局于藝者如農圃醫卜之類皆民用所資隨試輒效故曰可觀然局于器而不能相通宜于此而不能兼彼試于用而窮于所不用故曰致遠恐泥

君子不器。務其形而上者。是以不爲也。不然天下豈有道外之藝。君子豈遂忽之。大小之辨也
大學之道。亦有小道。子謂子夏無爲小人儒。言行信果拘于一隅而不通于萬方。雖一節可觀而執一廢百。是以君子通達萬變不爲硜硜之守也。苟不由聖人下學上達。脩己安人。用行舍藏之大道。雖鄉人皆好宗黨稱孝弟。抑亦小道之可觀者耳。故曰。觀于海者難爲水。遊于聖門者難爲言。子夏之論及此。未可謂之不及矣。至于技術之類。君子自不屑。何但致遠恐泥而已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此即擇乎中庸服膺弗失之意方事理未得融通日用應事接物處偶然契合誦詩讀書恍然覺悟皆是日知其所未知也知非口耳真知即是能須溫存保任勿使迷失所謂三月不違能擇能守方是好學如顏子是也日每日也積日成月日近月久所能即日所知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日用尋常課程而爲仁之方不外此誦詩讀書

好古敏求以博學又即其所學者篤記勿忘志誌同記也所學所誌須用商量其義理肯綮處天機憤悱處身心緊關處提挈請問問有得復就自身較勘合否向自心參詳是否夫學博則蘊藉深志篤則精神聚問切則義理新思近則神明惺雖不必別求克己而已可克不必別求無無欲而欲可寡大公無我萬物一體之懷即此存養矣故曰仁在其中

士有志脩德無過學問一途誦詩讀書禮義之心自然開朗即此是爲仁實地二十篇言學多矣所謂一貫不多即學問反約非舍學問別有妙悟也今人議

書無益秪爲科目奪志名利熏心縱讀書秪務得名利根所以古人讀書即爲仁今人爲仁又非讀書故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同爲異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官府造作之場百工居此材庀而徙聚功專而業精所以成其事也事謂宮室器用之事君子有學亦猶百工有肆師友羣居脩業曰學講習勸課以窮理而極至于道也道者[illegible]由之路致極至也致其道與道爲一也此章言士不可不學舍學無造道之方恒人心無持循悠悠蕩蕩汩沒世塵而以望道如蒸沙

頑石終于無成苟聚會精神親師取友弦誦不輟于習嘉言善行不絕于耳目義理不間于心田熏染漸漬亦猶百工在肆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乃能居仁由義馴至聖賢之域與道同歸矣未有終身遊于詩書禮樂之府無抵于成者入芝蘭之室而不襲其芳十年莊嶽而不能齊語豈理也哉

肆陳設也市舍曰肆周官有肆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是也此肆則官府造作城市空地鳩工聚材曰肆如學舍俊髦羣集以文會友敦詩書習禮樂則非僻之心不生而造詣日進即造道之肆也子夏意

重在學學則自能致道非如朱註學不可不致道之

謂

齊語管子云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卽居肆之意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美飾也過本疵垢而小人更加潤色以飾其醜不惟不愧悔益自矯誣掩罪而爲功反媸而爲妍巧言令色欺天罔人不如是不足以濟惡而逃刑終身無

自新之日矣所以為小人蓋過人所時有天地時恒尚不免過而況于人乎聖人時窮亦未免過而況于庸衆乎惟天地聖人無心偶過故無心諱過則常如無過惟君子無心得過有心改過則常能補過若小人以私心致過與無心之過殊然猶企其改故亦名過奈何更加文飾居之不疑則無復有羞惡是非之心矣是故所惡于小人不在過而在文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君子儀有常度何事屢變君子本無心自人視之其象如此遠而望其儀表尊嚴就而觀其容色藹然及

聆其議論凜然涵養深厚故人未易揣摩迎合所以爲君子若夫淺衷之士一覽而盡則人輕之爲易與矣三變就一時見溫不從儼然出者亦容之常也厲不從溫出者亦言之常也夫苟望之儼然即之又儼然觀其色溫聽其言又溫則人亦易窺矣厲者是非不阿也有道之言如金如玉非貴厲貴溫之變耳議論嚴正則溫非摸棱之謂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謗己也

此言事上使下貴信也心相孚曰信人心至神內信

于已心卽外信于人心有愛民之心者民亦信其愛有忠君之心者君亦信其忠我本不欲勞民民諒我不欲勞已如是而後勞勞必有節雖勞而民不怨也我本不欲諫君君諒我非沽直如是而後諫諫自有方雖諫而君不怫也不然上下之志未同彼已之情未通勞本非民欲諫本非君欲已以爲佚民民以爲病已已以爲忠君君以爲毀已已者君與民自爲已也對人曰已兩已不通各是已而非人以使民事不終而且階亂以事君言不用而且取辱苟能誠意相孚焉往而不得故曰人而無信如車無軏輗此也末

二句甚言不信之不可非謂遂不諫不勞也厲病也謗毀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小德卽在大德內如子孝臣忠大也問安視膳奔走服役小也出入猶言損益質義以行禮也閑外出入謂之踰閑內出入總謂之德可者猶言不拘也子夏篤信謹守夫子嘗慮其硜硜戒以勿爲小人儒今言及此其得于聖教者深矣解者以小德出入病其功疎非也大德小德猶中庸言敦化川流之意孟子云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亦此意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灑掃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掃應對進退則可者謂習于威儀言辭也末謂外務本謂身心本之則無謂不教以務本噫嘆辭言子游姓君子之道教人之方也孰誰也指待教之人與所教之道也傳謂傳以末也倦謂緩于本也言君子誰擇于末而先傳之誰擇于本而後倦之各因其材耳譬學者也區界域也草木異種樹藝殊區如桑

麻與桃李瓜果與蔓芋別疇分畦理無並植學者質有利鈍功有生熟而教者雜施當後而先避倦强傳則陵其節而枉其材施之不情而受之不達虛椅以誣之而已有始有卒謂本末一貫惟聖入與道爲體乃能之若初學必循序豈得不先教以末而遽傳以本乎

子游高明子夏篤實子游謂道無二致教者當本末兼該子夏謂功有漸次學者須深造自得二子之言均爲有見本末猶言首尾一物同體之稱本爲根爲身末爲枝葉爲四肢本大末小本內末外一體不可

分授若欲分授亦宜先本後末此子游意也子夏謂吾非有意先末後本也由學者分量自別必先教以威儀言辭由此循習向上此子夏之意也蓋在小子爲洒掃應對進退在成人則爲視聽言動無非性命流行大道全體恒人氣質用事習而不察學問磨礱方會上達那得天生大虛同體之聖人子夏矯言游之過似也然子游本意亦未遂教門人一貫秖謂虛文無實當教以孝弟忠信仁義禮樂之實亦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但躐等無序便是責初學以一貫矣子夏之言可接中人子游之言可接上智會通共

意二說皆是各執已見則二說皆非本末所傳者固傷于欲速先後始終者亦未免破裂門人小子雖責以上達而仁義忠信立人之本無老少智愚共由豈門人小子而獨遺之道有上下學有先後始終而要非兩事兩時也聖人雖不語上而上實非後小子雖非聖人而聖人不絕殊于小子故曰形下爲器形上爲道道不離形器也離事物譚玄妙有何交涉有始有卒約理而論何必聖人百姓日用何嘗不舉始該終但迷而不覺耳故先儒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學者誠知所以然處則皆舉始該終矣

古人席地而坐。幼者布席。必先洒掃。洒以水而掃以帚。曲禮云爲長者糞。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 溝 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 揷 之。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上于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先左足。侍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揜口而對。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于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皆教小子之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者隨寓自得之意人心之量周徧圓滿莊穆寂不減處喧騰不增但素位而行安土樂天則雖方丈容膝如遊四海朱門九闇無異蓬戶安往而不優游哉時而仕也不受功名利祿繫累莅官行政無改生平即社稷人民而學在焉仕則學也時而學也不被章句見聞拘束孝友家邦是亦爲政即居仁由義而仕在焉學則仕也使中無自得逐境轉移學則厭隱處爲枯寂仕則弛機務爲在宥應迹爲主而心反爲役矣子夏局謹少寬裕之意夫子嘗教以爲學勿爲小

人儒爲政勿見小勿欲速今所言及此與大德小德之云悟于聖教者深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禮雖喪多節文而皆生于哀衰麻哭泣擗踊三年而後除極致其哀痛之情而已致者推而極之必誠必信無所不盡也禮以節情情至禮備禮雖極備不過盡乎其情喪禮生于哀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亦此意餘詳第三篇及第十七篇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張謂子張爲難能言材器高廣人難及也然有軼世

之行而乏之胣懇之意仁者至誠惻怛人皆可知可能
道在易而求諸難故曰未仁也夫子謂原思克伐怨
欲不行許其難不許其仁子張嘗以楚子文齊陳文
子爲仁亦貴其難而夫子亦不許其仁子游之言蓋
本此也與下章曾子語若稱之而實規之諸賢以友
輔仁忠告而善道如此子張才高能受直諒之益所
以賢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廣大貌仁者萬物一體氣象似此子張爲仁務
于汎愛兼容惟其材足以自任學者而效其堂堂則

窮大而失其居矣難與並謂人難效之也曾子守約故致推遜之辭而實寓箴規之意較子游語更婉聖門諸賢惟子張器識高曠夫子與之言自顏子而下爲獨詳朱子謂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輔人之仁過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自自然不待勉強也致極盡也自致者良心也常人放佚久則錮蔽深不迫切則眞性不顯惟是親喪哀痛則孩提本念盡露乎者疑辭使人自省也于此不自盡則土木無情者耳孟子云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亦為其自致也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為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亦自致也人能識自致之心擴而充之以應天下事何所不盡其誠大學致知格物即此意近代良知之學亦此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仲孫速孟獻子蔑之子也季武子季孫宿季文子行父之子也文子獻子皆歷相三君皆有賢聲文子死而宿嗣獻子死而速嗣二子共事同朝速能守父之習而宿專權自恣大變其父所為季氏之橫

自宿始故夫子稱孟孫以刺季孫意在言外而曾子又稱夫子之言尤不欲直斥之也聖賢立言忠厚微婉如此

孟獻子相魯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大學述其爲國不以利孟子稱其交友不挾貴其賢可知莊子年少嗣立率父之行是象賢也季文子亦歷相三君左傳稱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重器備賢亦可知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行父卒七年夏城費費季氏私邑季武子城之也新代父政而首營私邑其不克負荷亦可知十一年春正月作三軍三

分魯國祿去公室自武子始二十九年公在楚武子取卞公懼不敢歸榮城伯賦式微乃歸此類皆厥考所不爲者故夫子稱孟莊子不改父之道以諷之其實莊子亦何能孝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二十年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仲孫速帥師伐邾親喪六月而盟會征伐亦豈得爲孝子乎聖人稱許之語可知矣大抵三桓皆僭而孟孫氏差守禮不言二人[illegible]乎乃指三桓若獻子莊子僖子懿子南宮敬叔武伯敬子輩皆數奉教于君子使三桓子孫皆如孟氏周公猶未衰也至于後裔乃有如孟軻氏者出聖賢之不繫于世類

如此孟孫氏詳第二篇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為國有不容廢之法行法有不得已之心因心行法則法允而刑不濫上失其道失養失教也是以民無親上事長之心悖慢而輕犯法有饑餓凍餒之苦救死而不暇懍刑鉗制愈急則潰決愈甚其渙散不軌豈盡民之罪由上驅而納之也雖罪狀已著尚當哀矜不可以發奸自喜蓋刑不得情則寃即得其情無寃而思彼犯刑之故非誤于無知即迫于無賴二人

好生使民無訟刑之豈得已乎

陽膚曾子弟子武城人士師詳見十八篇

子貢曰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章甚言下流不可處非爲紂解也士君子脩身立行超然拔乎流俗不使不善加乎身清風高節人誰得而訾之其素所自立然也有如操持不堅苟且遷就一墮坑塹衆惡牽引而來人品日卑物議日叢垢累日積理勢必然蓋君子礪行砥節如置身千仞之岡欲少降不可得故人欲涴之亦不可得苟名節一

壞節士論不齒已亦無復顧惜甘受汙穢而天下之汙自就之故曰下流是以君子立身不可不兢兢也

○商王辛字受天下醜其行而命之曰紂說文紂馬緧也與殃通汙賤之稱受聲之轉也殷紀云帝乙崩子辛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已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廣沙丘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㝡樂戲以酒爲池百姓怨望諸侯有畔

者於是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武王伐而誅之○風俗通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曰無道如桀紂世不勝其惡也書傳多記桀紂事如倒拽九牛撫梁易柱騎行炙車行酒糟丘酒池脯林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象廊玉牀瑤臺瓊室玉門金柱至謂其時植社槁而罅裂容臺搖而掩覆羣犬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奧飛鳥鍛翼走獸廢腳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田無立苗路無莎蕢金積折廉璧襲無理所謂不

如是之甚者其此之類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湯武誅桀紂周公使管蔡不爲無過聖人本願不爾直是避不得如日月之食同度同道亦是避不得聖人身心本無過爲天下受過故過則天下人皆見及其事定功成天下諒聖人本無他而聖人之心始皎然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人愈敬仰蓋惟經有過之後益信聖人之無私也更重新也始遭際否塞至于事後天下悲聖人之不幸而哀憫之戴其功德而瞻依

之向者羣疑氷消如日月食後天下書其重明也豈以薄食病日月乎故曰覯過斯知仁矣更與改異聖人之過無可改可改者其初可無過者也聖人之過必不能無者也故曰如日月之食焉凡人之過可以無而失于無心既而覺覺則改覺而不改惟有掩飾掩飾愈工人愈見其肺肝而垢斂愈積故君子上達小人下流皆于有過處辨非必無過爲君子有過遂爲小人也存乎所以處過者何如耳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與日月星辰皆左旋歸右而天旋最速日次之月最遲日每日一周天

而退天一度月每日退天十三度有零積二十有九日强半退盡與日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爲晦會已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日月合朔同度同道月行在内掩日則日食若同度不同道則雖會不食月行在望與日同度同道月正對日當日虚暗處則月食不正對亦不食此世所傳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畧也漢律歷志云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南齊志云日食皆從西月食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或云

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光滿或行有遲速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月食朔旦之日與月同宮月在日下則日光爲月所遮蓋故爲日食非此二日不食按月受日光不見于經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陽實陰虛故日常滿月常虧于字象形日實月闕陰陽之分也若謂月取光于日因遠近爲明暗則星何以獨長明豈星有光月獨無光乎草木子云邵子謂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盜日爲火精其氣類火火燄氣上必有黑暈星家謂之暗虛似此月受日光不受日精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月正

對黑暈中所以食也月食時辰多天下見其分數同日食時辰少天下見其分數不同蓋日食月以精所虧之分其明全盡故天下皆同月食日以形所虧之分當其下則同及側遠望或少或多故不同日食月暗虛之精大故食時辰多月食日其形小故食時辰少○稗編云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食日掩月而日食其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其說難曉先儒謂日質本陰陰中有暗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為日中暗處所射故食此張橫

渠之說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自暗耳安能外射月使失明乎張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月行黃道則正值暗虛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多少按暗虛之說似矣謂其大如日恐不止此以意揣度恐暗虛是地影地在天中日麗天行天大地小地遮日光不盡日光散出地四外月常受之以為明凡物有形必有影地小于天不得為無影既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蓋地正當天中日行附天故日在東則地影在西日在下則地影在上月既受日光行

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安得不食○按月食之說諸家不同終未曉暢月食因日當其食時日在地底而月食天上日體虛暗何能相及虛暗因地影何獨食時地有影食後地無影乎皆不可曉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以此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學謂受學于師文武之道禮樂名物所謂憲章者也道本一貫名物即是心傳墜落也賢

者謂學士大夫不賢者謂羣黎百姓識記也大如周易箕疇之類小謂陳蹟往事一言一行如從老聃問禮之類是其大者從師襄學琴之類是小者自古經綸世道無過二帝三王仲尼之道卽是帝王之道堯以傳之舜舜以傳之禹禹以傳之湯湯以傳之文武文武往而明王不作夫子不得位而纘集其大成六經之訓卽唐虞三代之典刑也由文武至于春秋五百有餘歲文武往矣其道而散天壤閒而寓諸人人在卽是道在人心卽是道體人有知愚賢不肖道有本末精粗隨分量大小各有見聞知覺皆道之散殊

可學而聚者夫子生知好學于凡宇宙間賢知愚不肖所見所聞大小精粗無不會而通之神而明之曾是以主一爲常師乎

道不離器器卽是道故曰形上爲道形下爲器上下皆不離形形卽器器卽道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不可須臾離者無事無時非道也大亦道小亦道賢者亦道不賢者亦道朱註以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解道是也饒氏謂此乃道之粗者夫離粗焉得有精舍粗言精遺名物言神化佛老之道也非二帝三王之道也記者記此于篇末見大道不外經世列聖相傳

易簡精實之理如此

釋名云地底也其體在下載萬物也地四宇不知幾億萬里而禹蹟所至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餘詳第三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湖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子貢材辨英華當時所羨慕故叔孫武叔極其推服至謂賢于仲尼子貢難與深言就淺近設譬言武叔

以我勝夫子由我易見夫子難見也見我者其識淺見夫子必其入深入而後得見見而後得知譬如宮外有牆以蔽內也我牆纔及肩耳不待入門但于牆外窺瞰室家之好洞見故其稱我也易夫子牆高數仞內外隔絕必是從門入歷階升堂漸次方覩不然門外面牆而立其宗廟美百官富何由得見天下幾人是入門者叔武身在牆外何怪云爾夫子指武叔

○居中曰宮週垣曰牆宮牆宮之牆也八尺曰仞牆以喻造位高卑室家以喻蘊藉淺深美言壯麗富言森羅宗廟百官言其中無處不佳無物不有也裴楷

目夏侯玄云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用此語顏子仰彌高鑽彌堅便是牆數仞博文約禮便是入門朱子云顏子得入故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知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大凡卑淺易識高深難測小而洩露易見大而含藏難見子貢英華外露夫子道德淵涵故堯民謂堯何功德猶武叔之于仲尼也顏子謂夫子道大故天下莫能容亦以此也子貢三喻彌尊宫牆轉爲日月日月轉爲天記者記此于仲尼焉學之後見聖不可知老子云下士大笑以此

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桓公子叔牙六世孫其父成子名不敢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按禮親始死孝子卽投冠笄纚三日小斂于戶內然後盡去笄纚脫髦以麻括髮袒而後奉尸出戶武叔待小斂而後投冠尸出戶而後括髮不知禮也子游反言以譏之又雜記云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以一人廢禮而并禁衆人行禮亦不知禮之事何怪乎其毀仲尼也

仞軔同或曰七尺或曰八尺孔安國釋書爲山九仞仞七尺也鄭玄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爲溝廣八尺深八尺爲洫廣二尋深二仞爲澮數皆加一倍然則二尋爲一丈六尺二仞亦一丈六尺仞與尋皆八尺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與上章皆不屑之教誨武叔昏庸不足與深譚就淺近設譬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也不可毀非教之

勿毀任毀不及也他人以下申言其故土高曰丘大阜曰陵可踰如樵牧出其上之類凡訾議人者須已高出其人之上如欲伐丘陵者須乘丘陵之上丘陵附于地日月麗于天丘陵易乘日月難扳也自絕謂日月無私照而人自豐其屋蔀其家妄謂日月無光而二曜何會虧蔽秖是此人自遮隔不得被其淸光耳彼高高在上者豈一人豐蔀所能掩乎多古秪通適也料度曰量天地懸隔不知忖量也

日月之踰意不主明而主高高故毀莫由加不可加而毀枉費做了小人故曰自絕曰何傷曰無以爲也

皆呵護妙語不禁武叔毀而但云聖人不可毀猶仰
面晞天之意日月惟高不可及故明不可踰若少卑
便受人遮蔽豈能四海普照萬古長明所以但言無
得而踰不言無掩也或云昔賢謂天不生仲尼萬古
如長夜宜以此解仲尼日月惜子貢不然非也子貢
但言高正見聖凡路隔所以爲善尊聖人而貶武叔
也

爾雅小陵曰丘一成爲敦再成爲陶說文丘象形四
方高中央下也陵者漸向上之名故曰山以陵遲能
高人禽陵其上故曰陵爾雅下濕曰隰大野曰平廣

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天下有八陵莫大于加陵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日月詳第十七篇○今見其不知量多字作甚意解者非古多與祇同適也易云無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詩云是享是宜降福旣多與宜叶張衡西京賦云炙炰夥 禍 清酤多 支 皇恩溥洪德施家與施叶二作敍爾雅云敍多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恭謙讓也君子指聽言者因一言之是以言者爲知
因一言之非以言者爲不知也階梯也天不可階升
言虛空懸絕不可著梯揄神化無爲也立道綏動四
語極贊過化之神必言得邦家者聖人之大寶曰位
也得位則功用顯世人不知聖以其功用隱也聖人
之治天下使萬物得所方欲扶持便皆植立方欲引
導便皆向往纔安撫便響赴纔鼓舞便驩悅立以養
言道以教言綏來者立之固動和者教之成斯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乃所以不可階而升也生榮死哀即得邦家時有立道綏動之功德自有生榮死哀之民情榮謂莫不尊親哀謂如喪考妣如之何可及即應不可階升蓋天無爲人有爲貫天人之際者惟聖人立道綏動者人也立行來和者天也聖作天成如農樹藝天道自發生長養莫知其然而然所謂贊天地之化育惟聖能之中材輩涖一官行一政就使美意良法張弛失宜即不勝阻格欲放之皆準翕然向風難矣存神過化其惟聖人乎故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亦自謂苟有用我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子貢之言豈故爲恭乎
夫子天縱上聖生民以來未有而當時人目之爲東家丘武叔毀之子禽及門亦疑其不若子貢適足以見聖德難名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易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十部論語惟爲仁好學博文約禮雅言四教有何不可階升夫子雖未得邦家以萬世爲土造就無窮何必得邦家乃爲不可及緣武叔庸下輒作庸下解惟有功用可以形容道德難措語精言之不解淺言之不信故爲揚詡發揮如此要之聖人作用即是本體事理無間顯微如一所以與二氏異下篇

舉堯舜湯武五美四惡明大道不越經世乃所謂夫子之得邦家者也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微獨子貢此篇所記諸賢語皆晚年有得者也

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子何師對曰師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豈直賢公曰何如對曰不知公作色曰始言聖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臣師仲尼如操杓飲江海腹滿而去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甚衍無已甚對曰何敢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如兩手捧土附泰山其無益明矣臣不譽仲尼如兩手爬泰山其無

損亦明矣論衡云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同三年自知不及夫以子貢知孔子三年而後定世儒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陳子禽詳首篇及第十六篇

論語詳解卷十九終

論語詳解卷二十

郝敬解

堯曰第二十○此篇備載堯舜禹湯武之事聖門授受之本終則反本因前子貢云夫子之得邦家申明聖道不越經世所以爲中庸之至德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

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悅

此記者摘舉二帝三王之事。見大道不越經世下章以夫子告子張問政。承之明道統所由來也。天生聖賢爲世道民生。非使之獨爲君子。故道以帝王爲師。以濟世爲用。而皆祖述于堯舜。堯命舜曆數而授之中。中者。心法也。允執者。萬事以中爲極也。中本無象無中而中。是爲執中。無執之執。是爲允執。事事物物。皆有天則。吾夫子從心不踰矩。孟子謂盛德之至。周

旋中禮者允執厥中也其大者惟治天下天子以天下為任心周四海而體其困窮慎乃有位用其中于民則天祿可長保矣吾夫子脩已以安百姓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上好禮義信天下敬信服皆祖述于此後儒默坐澄心看未發氣象沮溺丈人輩絕人逃世與鳥獸羣皆所謂子莫執中者也比及舜亦以此命禹莫之能易繼禹為成湯湯之事莫大于征伐卽四海困窮之心也四海苦桀之虐湯請命于天以討罪自任不以天下自私其脩已也不以已之罪委諸人其任天下也以天下之罪歸諸已湯之為君如此繼

湯莫如武王武王革商亦四海困窮之心也大賚之典加厚于善人雖周道親親而尤篤于仁人民行不淑是教化不興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猶成湯之罪己也合而觀之帝王治天下良法美意大畧可得而數矣凡政先財用五權五量以斂民財必謹之謹者節其過輕重多寡有常制也國有法度大綱小紀以示民守必審之審者酌其可因革損益務適中也百官輔理成化有廢墜必脩之脩者治其宂使人無曠官官無廢事也如此則王政四達自無阻格不行者矣諸侯所與共天下先世受封後世見併者爲滅國

從其封疆而與之有國無嗣者爲絕世求其旁支而繼之天生賢才皆帝臣使遺逸爲民誰與共理必顯揚以舉之如是則民心悅服天下歸往矣國以民爲本民以養生送死爲急制產勸農以重民食也送終追遠使各自盡以重喪祭也凡此皆仁政也抑有仁心焉其容衆在寬其感孚在信其立功在敏其使人悅服在公從古帝王爲治未有易此者皆所謂允執厥中也或云謹權量至喪祭皆武王之事豈堯舜禹湯獨不然乎寬則得衆下本夫子告子張語引以繼二帝三王之後見祖述憲章之意

堯曰以下數語虞書不載或云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古文尚書大禹謨載舜命禹之辭多人心惟危等語說見書解咨歎聲也曆數紀年代世系也古帝王受命首重頒朔易革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帝嚳序三辰堯命羲和舜齊七政皆曆數也允信也執主也中虛也無無名無象圓神不測之稱在人為大公無私之心在事為至當恰好之理四海困窮小民艱難也天祿永終國祚延長也曰予以下述殷湯伐桀請命于天及告諸侯之辭與今孔書小異湯名履字天乙玄牡夏牲也皇皇大也后君也凡君稱后

言后天下則爲君也猶孤寡之意帝上帝也有罪指夏桀也帝臣謂天下賢才皆上帝之臣簡擇也在帝心在天所欲則以爲君此六句請命伐桀無利天下之心也朕我也言君身失德與萬方無與萬方人失德是作君師者之罪如旱禱六事自責之類傳云湯武罪己其興也勃焉此四句告諭諸侯以天下自任之心也大賚封賞也周頌賚之序曰大封于廟是也賚予也錫予善人猶湯之帝臣不蔽也善人有德之人也富厚也厚之以祿也周道忠厚故德主善周親至厚之親忠信曰周周雖尚親而不仁之人雖親必黜

也仁德之人非親必用也如管蔡誅箕微封之類百姓有過猶湯之萬方有罪也在予一人猶湯之罪在朕躬也今孔書泰誓有此辭謹權量以下通論帝王之道權稱也量斗斛之屬法度凡宮室車旗服色一切制作皆是也遵守曰法品式曰度

堯曰六語千古道德之宗政治之模也本于天命會于君身通極于四海君身天命所凝四海天祿所出其精神綰轂于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合顯微內外貫天人聯四海爲一惟此帝王聖賢之符券也曆數在爾躬明不在乎他猶無逸之四人迪哲享國長久耽

樂從則用克壽考之意禮記中庸一篇專發明此旨圖書疇範不出此帝王運天下于掌上推一心于四海念小民之艱難即是人主崇高之基易曰觀我生觀民也惟能念四海之困窮爲能享天祿以長終即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之意

聖人之爲天子非佚樂也故曰咨聖人之曆數非氣運也故曰在躬聖人之中非枯寂也故曰四海聖人之天祿非誅求也故曰困窮堯言廣大精微近而遠畧而詳文運方啟混沌初開故其言錯落而其旨隱約意象渾淪眞古聖面命之語所以繫于二十篇之

然冠帝王之首爲典謨之宗也一部論語大旨不越此舜亦以命禹隻字無容增減古文尚書大禹謨別增人心道心等語正落後世理窟其全篇文氣亦渙散殆後人補輯使舜當日于允執厥中上更饒別語此章豈得無述而直云舜亦以命禹乎舜既瓚瑣解釋二千年後子思何須作中庸堯舜授中湯武不更言中皆不能違中所以堯爲文思之祖也

堯舜禹敘道德湯武敘事功王者事功即道德也湯敘征伐畧于政教商政已華而從周也武王敘政教畧于征伐爲昭代諱也此章摘舉帝王要領似踈實

總首堯曰四語包虞夏商周古今治亂本末承天受曆垂治統也執中傳心開聖學也畏天憫民萬世治天下之藥石也曆數以奉天執中以脩己困窮以恤人三極之道備矣而執中爲本帝者以帝王者以王亂則伐暴救民治則脩政立事皆允執中也天生聖賢本爲四海生民故聖道以天下爲己任夫子惓惓行義而隱者避世如沮溺丈人輩非聖人之徒不可與于堯舜之道也是以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二氏竊聖人之中而偏枯毀人倫棄禮法得罪于二帝三王其于執中戾矣後世理學士宗堯舜學孔子而

守中爲中執一爲執乃詆二氏爲空虛而拘理成僻觸事牴牾竟成語上之偏均未達于允執之中也故夫子之言中也劑之以庸無可無不可用則唐虞三代不用則洙泗之間而已故論語二十篇終堯曰孟子七篇終堯舜荀卿三十二篇終堯問亦襲此意柳宗元謂論語之大莫大乎是前篇終夫子之得邦家爲不可及此篇以帝王承之而首堯舜繼湯武夫子欲有爲于春秋征伐亦所不廢但如五霸之征伐聖人不屑矣夫子欲爲堯舜不樂爲湯武所以卒老于行論語傳聖人心思于文辭之外此章君隣若續義

理周浹見帝王以四海爲身卽天下歸仁之教故以告子張爲仁語結之仍以告子張爲政繼之聖門諸子惟子張恢豁有餘顏子爲邦而後張也克負荷之矣

或問祭所以重何也重本也不祭則忘本忘本則無異禽獸生死一道也幽明人鬼一理也顯微戒懼一心也夫子不語神而于鬼神之德未嘗不詳古人門戶井竈皆有祭疏食菜羹必皆祭陰陽五行之氣百物之精性命之秘非耳目見聞所及其交惟在祭祀重祭祀是識鬼神之情狀洋洋在上在左右日用應

務亦臨亦保豈待祀天享祖而後受福故子之所慎齋爲先人不修祭祀不敬鬼神則放肆無所不至人道滅而違禽獸不遠故湯之伐葛惟其放也葛伯之放惟其不祀也君子不諂非鬼而敬明神不尚淫祀而修秩祀所以養吾敬而崇人道也

按字書允肯也純肉無骨曰肯又云筋肉會處曰肯執曰允執取透徹眞切之義執而忘所執也又允與盾通中允官名漢書班固敘傳作中盾盾干也執以禦矢石防外護內當內外之交取中間之義古聖言語文字有至理

曆見第三篇○權有五曰銖兩斤鈞石生于六律黃
鐘之管管長九寸圍九分中空徑三分有奇容秬黍
千二百粒秤之爲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也十
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量有五曰龠合升
斗斛本黃鐘之管容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漢律曆志云銖者殊也
兩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權
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權
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
生準準正則平衡而權均矣龠者黃鐘律之實與籥

同竹管三孔也於文从品从龠聲有倫理也合者合
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
角斗平多少之量也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
角于斛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
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
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
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五美四惡帝王明法大戒也夫子之得邦家其經綸如此惠勞二者加諸民也泰威二者本諸身也欲仁不貪則出身加民之樞紐也聖教以仁爲本王者以舉世雍熙爲仁利民使民仁之施也主敬莊涖仁之存也爲政之體用備矣利莫大于因勞莫便于擇衆寡大小無敢慢是泰位自得心廣體胖氣象非矜持

之謂也故雖泰而不驕衣冠以飾貌也正者有常儀不尚奇衣衒俗不苟簡皆是也尊瞻視者非禮勿視也先儒云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視下則心柔心柔則敬二者篤恭垂裳之度雖有威可畏而敬主乎中非外貌之威故曰不猛也虐以用刑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財用言施爲無序緩急失宜大抵皆不仁之事惠不下逮而然日上叢貪慾驕猛由此生也虐殘酷也暴躁急也賊陰險也有司鄙嗇也教令戒三事不足以盡暴虐賊之實而暴虐賊三者實盡爲政之惡有司之惡不如暴虐賊之甚而其害事

機失人心與三者同故曰猶之也猶之二字直貫有司與過猶不及之猶同四者去則刑寬政和令信而惠普矣

尊奉持也屛除去也美者調和適中之名惡者醜陋偏戾之稱也　惡必費勞必怨欲必貪泰易驕威易猛偏勝也五不皆允執中也因民之利而利如田里樹畜勿失其時山林川澤與民同利之類擇可勞謂役之以時使之以道也仁謂不忍人之心我所本有我思兼濟欲仁也於仁有濟得仁也雖天下歸仁豈得爲貪人無衆寡事無小大心常敬而不放則動容周

旋自然舒泰非侈肆以為驕也即禹告舜安汝止惟幾惟康之意衣冠嚴整舉動無邪瞻視尊重顧盼不茍人望之自威非猛以作威也不教而殺謂率殺也不戒視成不先告戒卒然省視成功也慢令致期急緩其令而責民以赴期也猶之謂同也以財與人較之殺人視成致期雖不同而吝之為惡同也出支取也納收藏也吝慳嗇也有司守藏之吏也四惡非定拘其事而以狀其惡虐者害也言乎凶殘好殺不惜民命斬芟如草芥者也以不教而殺狀之暴者急也言乎忿已徑情施為無序狂躁如飄風者也以不戒

視成狀之賊者盜也言乎陰險刻剝變態無常罔民陷衆者也以慢令致期狀之有司守財者也言乎貪鄙固陋屯膏嗇費無恢洪遠大之度者也以出納之吝狀之與五美正相反四海困窮率由于此

此章即允執厥中之道五美周匝圓融不偏不倚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以繼二帝三王之後四惡偏僻乖戾恣己徇私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美必稱五五爲天地之中四方中央曰五惡稱四者有邊無中也道中而已中不外庸也二帝三王蒞民行政無以異于世主而聖人惟執中不偏所以盡美大賚民

食之類非私惠也興師征討之類非勞民也受禪革命之類非欲天下也御四海享天祿臨兆民非矜驕猛厲也世主皆知惠民秖是分財誰不勞民民未免怨誰能無欲欲皆貪利安富尊榮泰則必驕位高權重威則必猛是以允執中難也五者無蔽則執中徧天下而百度無不佳美有罪未免殺不教則偏于虐有事未免責成不戒則偏于暴有令未免致期慢令則偏于賊三者猶曰行法之事至于易于不中節亦謂之有司失爲政之體而恩不下究雖非殺人督責之比而觖望招尤失人心亦暴虐賊害之類也愍子

且然況刑政教令乎故道莫妙于中中則美美則無
惡失中則惡惡則喪其美得失相乘也五美曲盡其
道所以為中四惡緩急失宜所以為惡暴虐賊者急
而大過有司者緩而不及刑殺教令宜寬舒而偏于
急施予賞賜宜沛發而偏于緩則其急也猶之緩也
其過也猶之不及也故暴虐賊也猶之有司也所以
貴于允執中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

此學問道德之要總括二十篇大旨而會于知聖人

承天立教化民成俗立言垂訓三者盡天下之道矣命者人性所從出道之大原也於穆不已無聲無臭爲時行物生之本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故學以知天命爲極君子卽聖人也知命卽知天也二十篇始君子終君子故云得見君子斯可矣維持世教莫要于禮故十世知來三代損益亦惟禮禮者三綱五常之體世道人心之防故篇內數言禮無禮則無人類不知禮則人心世道何所恃以立乎闡道垂訓莫要于言聖人往而不朽惟言言存卽聖人之心存易曰脩辭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言即古人之業欲見古人舍言何以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可知其人故曰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聖人有言諸子百家亦有言是非邪正簧鼓亂嚶若不能知豈能別正學豈得有善治二十篇莫非言也學者貴知之而已三知指人心真覺縮結學問之功而歸于知言夫子之文章即天道也子所雅言在執禮言莫要于禮而通極于命下學而上達中庸之教皆寓于言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終六辭孟子願學孔子曰我知言言者陳迹也知者心得也故孟子終見知聞知大學明明德始致知

皆以此也

知者人心之神妙萬有而爲言者也生知即安行禮中庸篇論之詳矣後儒以知行分先後而知始落見解離知求行行始爲格套故三達德首知仁與勇皆效法于知孟子謂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力也其中非力也知也中庸論聖功極于知化育夫子五十知天命耳順從心無以加于知矣乾元之大知始而已故聖學未有離行爲知者

論語詳解卷二十終　萬曆戊午仲夏京山郝氏刊刻